教师是一个牵肠挂肚的行业，天天都有课，也就天天都要备课，这样描述教师的工作，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反对。如果有人问，为什么天天都有课，就一定要天天都备课，那这人一定会被说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教师。可是，天天都有课，所以天天都备课，这就是对学生真的负责吗，这样的课堂就真的有效了吗，这样的做法就真的能够造就一位优秀的教师？时不时想起苏霍姆林斯基那句“用一生去备课”，就觉得越发的困惑，是要教师“一生都要备课”，还是要“为了教师一生而备课”。要是教师天天都备课，为了一节一节的课而备，那一个学期的课，一个月的课，一个周的课是不是能够被科学地分解成一堂一堂的课呢；更让人困惑的是，备课究竟是为了教师的教而备，还是应该在备课中同时要为学生的学而备，在教师备课的时候，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不是能够如此有机地分解成两个部分呢，即使分解成功了又是不是让这样的课堂变得有效呢？

一、忙碌而低效的“堂堂课都备”

记得小的时候和别人下围棋，我总是关注自己眼前的路，会为了走几步好棋而绞尽脑汁，也会为自己走了几步好棋而兴高采烈；但往往在自己兴高采烈的时候，那些高手却在陷井旁等着我，会在突然之间，把自己一大片阵地包围起来并予以歼灭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就会觉得前功尽弃，让自己对下围棋一点信心都没有，最后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棋手，对此放弃了也就放弃了，并不需要我用一生去坚守。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，慢慢的才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长远的眼光，不能只看着眼前的路，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讲的，既要抬头看天，又要脚踏实地。只是抬头看天，那就是好高务远；只是脚踏实地，难免迷路或者迷失自己。

要是教学只是一场游戏，对教师来讲，要是觉得好玩，那就继续玩下去；要是觉得不好玩，那就可以放弃，相信教师们就不会活得这么累了。问题在于，教学于教师而言，却是自己的职业，是一个不得不坚守的工作岗位。对很多教师来说，都或多或少地遭遇过我在下围棋时的那种失落感，自己非常认真地备好每一节课，自己非常认真地备上好每一节课，但当学生的学习成绩出来时，却倍受打击，和别人的差距却是那么的大，仿佛自己掉进了别人的陷井一样。于是，教学不再有任何成就感，教学过程也没有什么愉悦而言，剩下来的就是一个不得不坚守的岗位，就是一个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行进下去的工作。

要是教学只是一场教师自己的游戏，那怕这场游戏并没有成就感，只要教师心甘情愿地坚守下去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但问题在于，教学是一场教师主导，而学生主演的游戏；如果教师在备好每节课，上好每节课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得成就感，也没有愉悦感时，相信更惨的并不是作为导演的教师，而是作为主演的学生。导演让他们吃尽了各种苦头，表演出了各种各样的剧情，但却无法把这些剧情串成一部精彩的电视剧或者电影，导演牺牲的是自己职业成就感，而演员们牺牲的却是自己的未来。因此，对作为导演的教师来说，重要的不是要拍好每一个剧情，而是要寻找到一个好的剧本，从而把这些剧情串起来，奉献给予观众一部部精彩的大片；只有这样，在课堂中作为主演的学生，才会拥有美丽的未来。

二、作别“什么样的课才是一堂好课”

课堂教学就是教师的生命线，没有一位教师敢松懈自己的课堂教学。于是，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出来了，那就是“什么样的课才是一堂好课”，既然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那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永远也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。记得有一次去广西的北海买珍珠，在买珍珠的现场，通过把珍珠与珍珠进行对比，从而选择出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珍珠来，当然店家给出的价格也就越来越昂贵（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店家总是先拿出最小最差的，当然价格也是让你非常满意的；然后把更大更好的逐步拿出来，最后到了你真正喜欢的珍珠时，这个价格离最初的价格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）。可是，当自己把挑出来最满意的珍珠拿回家时，夫人却说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一颗珍珠，我说因为这颗珍珠最大最好呀；她说哪一颗不都一样呀，反正也就这么一颗。如果把课拆成一节一节的，那么教师的课就象一颗一颗的珍珠，呈现在你面前的永远都只是一颗珍珠，既然只有一颗珍珠，那就分不清这堂课是不是最好的，也分不清这堂课是不是最差的，还是夫人那句话说得有道理，哪一颗不都一样呀！

要体现那颗最大最好的珍珠，就得把很多的珍珠串起来，而且要把大小不同的珍珠串起来，这样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哪一颗珍珠是最大最好的，也是最值得你出高价买的。所以，最大最好的珍珠是难以得到的，但在每一串项链里，都有着一颗珍珠是最大最好的，所以我们去追问“什么样的珍珠是最好的珍珠”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。关键是要得到整条项链，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珍珠都串起来，当我们看到最大最好的珍珠时，也还要看到那些不大不小的珍珠；但当我们看到所有的珍珠时，就不大会在意哪颗珍珠大，哪颗珍珠小了，而是在意整条项链漂亮还是不漂亮了。这时候我们的关注重心，就从“什么样的珍珠是最好的珍珠”转变成了“什么样的项链是最好看的项链”。如果这时候还有人和你讨论“什么样的珍珠是最好的珍珠”时，你还会不会觉得这样的问题有意义呢，甚至于你会不会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幼稚呢？

当我们天天都在追问“什么样的课才是一堂好课”时，听起来这个问题特别的具体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，对课堂教学实践也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。因为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，就可以用这个答案引导教师上好每一堂课，也可以用这个答案作为评价教师每一堂课的标准。可是，我们从来不去追问，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有答案；也从来不去追问，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在误导我们，从而让我们把对课堂教学所有的注意力，都放到了一个一个的点上，从而让我们失去了对整条线的把握，就更别说对整个面的设计了。当教师们把整个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一个的课堂点上时，要上好一节课是不容易的，但要每堂课都上好那就不是不容易，而是基本上不可能。所以当我们要求教师只是关注每堂课时，教师就会觉得非常的累；更重要的是，累完了还没有成就感。

三、轻松而又高效的“用一生去备课”

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忙，根本不能保证每天都有时间去备课，但每天该上的课还得去上。于是，只能在有空的那段时间里，尽可能把明天或者后天要上的课都一起备了，这样那怕明天或者后天没有时间备课，但也不至于因为没有备课而去浪费学生的时间。如此一来，肯定不能保证每节课都讲得特别精彩，但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反到是这样几天上下来，学生似乎对这段时间上的课特别有感觉。事后去问学生，为什么对于这些并不是特别精彩的课，反到是学得更有感觉；学生说，虽然教师的每节课并不如以前精彩，但他们更容易从整体上把握，教师在这段时间里究竟讲了些什么，在讲的这些内容里哪些是重点，哪些是非重点。我说我并没有强调哪些是重点，哪些是非重点呀；他们说，你这段时间里，总是会有意无意地重复那么几个知识点或者讲那么几句话，这不就是重点吗？而且你有意无意重复讲的知识点或者那么几句话，往往比你以前讲完一个知识点或者讲完一句话，再向我们强调这个知识点或者这句话是重点，显得更有教育成效。

这样的体会真是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居然在这种繁忙的工作过程中，反到悟出了有效备课和有效上课的方法；而这种体会在以前有足够的时间，为了上一节课而充分地备一节课的时候，却难以想到如何把这些课有效地串起来，特别是在备课的时候把这些课串起来备。而那时候想得最多的，就是如何花更多的时间，把明天的课备得更加的充分；殊不知把明天的课备得再充分，要是今天的课和明天的课，明天的课和后天的课串不起来，那么不管明天的课有多么的精彩，把它单独拿起来听课或者欣赏，也看不出来它的教育价值何在，教育成效何在？

这不由得让我想到，如果让我们在操场上跑五千米，那我们一定要事先想好，在什么时候要领跑，在什么时候要跟跑，在什么时候要保存体力，在什么时候要冲刺。但如果我们用跑五十个百米的方式，如果我们用跑一百个五十米的方式，这就注定了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，其实能不能坚持下来都是一个大问题。原来教学中偷懒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要把一个月的课，至少是一个周的课，先做整体的计划；只有有了这种整体的计划，才不担心因为忙而来不及备哪一堂课；也不担心因为某此特殊的原因，而让哪节课上得不好；也不会因为过于担心哪一节课的教学进度完不成，而去拖堂或者额外地补课。

要对一个月或者一个周的课事先就要有计划，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意识的问题，其实隐在后面的，却是一个能力的问题，就是一个教师有没有具备驾驭一个月的课堂，驾驭一个周的课堂的能力。那些疲弱的马，往往只能跑一两公里，但非常容易驾驭，而且在这一两公里之内，既看不出马的疲弱，也看不骑马人驾驭能力的缺失。与之相应，那些千里马，虽然能够行千里而不累，但对骑马人驭马能力的要求就高了，不但你要学会训服千里马，还要懂得爱惜她，还要懂得在关键时刻使用好她。看起来把一个月一个周的课事先做好计划和统筹，是对教师备课时间的节约，其实是需要教师用自己的教学智慧来换取教学时间，只有教师自己走在了每堂课的前面，才不会被每堂课追着走。

究竟备课是为教师自己备的，还是为师生共同备的。如果备课只是为教师自己怎么上课而备，那么教师就只需要自己清楚自己备了些什么，到了课堂上再把自己备的东西展现出来就差不多了；如果备课并不是为教师怎么上课而备，而是为了师生共同的这节课而备，那么教师不但在备课中要备怎么教，还要在备课中备怎么学；不但到了上课的时候才需要教师把备课的内容展现出来，还需要教师在上课前，就得把备课的内容告诉学生。于是，备课不再是教师教学的剧本，而是整节课的剧本，不但导演自己要知道今天要导什么，还要事先就让演员们知道今天要演什么，今天导演要导什么。

要把一个月或者一个周的课堂绝对地分成一堂一堂的课，这并不是一个科学，而是一种决断，甚至是一种武断，所以我不觉得“有一节一节的好课”，不是因为这些课本身不好，而是把一个月或者一个周的课割裂成一节一节的课，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。同样的道理，要把课堂教学彻底地分割成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，那这样就更不科学；如果教师只是把自己如何教备好了，但并没有告诉学生他们应该如何学，学生在来上课之前也不知道究竟要怎么教，这就注定了教师的教在课堂上是非常主动的，是主动出击的；而学生的学却永远都是被动的，是被动防守的。因此，教师不但要备一个周的课，要备一个月的课，更要备一个学期的课，要备一个人生的课；而且教师在备好这些课之后，在上具体的一节一节的课，一周一周的课之前，就要把自己备课的内容告诉学生，不但要告诉他们在你的课上你要准备上，还要事先告诉他们在这节课上他们需要怎么学，这样学生才会有备而来。